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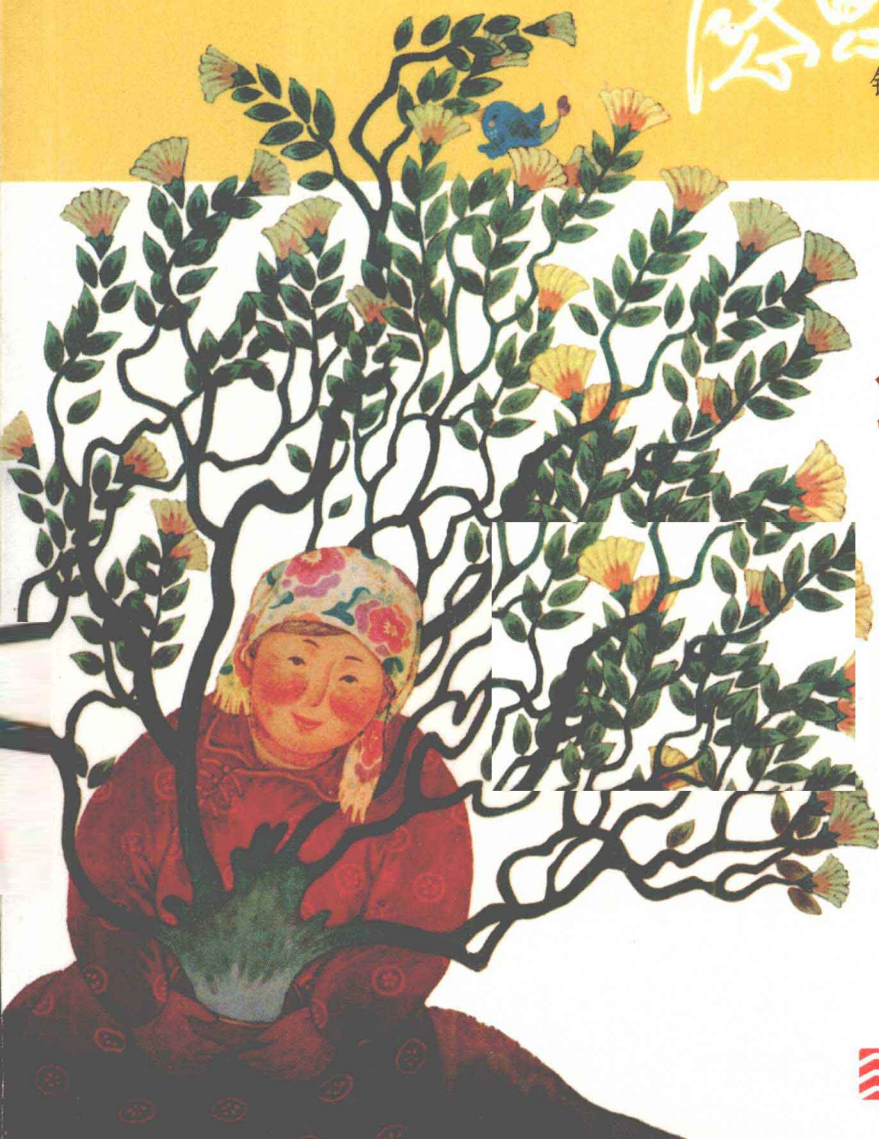
鲍尔吉·原野 著



感恩的心

铭记一生 感谢有你

梦里 鲜花开放



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
鲍尔吉·原野 著

梦里鲜花开放



浙江出版联合集团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梦里鲜花开放/鲍尔吉·原野著. —杭州: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1. 10

(感恩的心)

ISBN 978-7-5342-6576-1

I. ①梦… II. ①鲍… III. ①散文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123182 号

感恩的心

梦里鲜花开放

鲍尔吉·原野/著

选题策划	孙建江 吴 山	内文插图	图 拉
责任编辑	王宜清	美术编辑	胡向涛
封面设计	京格格	责任校对	倪建中
装帧设计	京格格 吴 山	责任印制	林百乐
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杭州市天目山路 40 号

网址: www.ses.zjcb.com

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710×1000 1/16

印张 9.625 插页 9

字数 85000 印数 1—15000

2011 年 10 月第 1 版

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42-6576-1

定价: 18.00 元

(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)

001 雪中之火

家是碗，母亲是碗里的清水。人们只看到碗，看不见里边的清水。

003 雪地贺卡

我把贺卡放回去，生出别样心情。李小屹是个相信神话的孩子，多么幸福，我也有过这样的年月。一个带有秘密的童年是多么地幸福。

006 废墟下面的信

我比过去更想你。过去的事情像电影一样，自动地、一幕幕在脑子里回放。回忆让我有了一些安慰。写出来，好像你在身边。我一定能活着出去，见到你，妈妈！

010 雪里的火

前边说过，已到了四月，远望柳树，团团鹅黄，野菜比青草先绿，河冰黑而暗，酥了。雪从树梢“刷刷”落下，越来越密，扑在脸上，睁不开眼。

014 墓碑后面的字

我仿佛看到一双儿童的眼睛，泪水沿着眼眶蓄积，满满的，顺眼角流下。他独自一人来到这里，写下——妈妈我想你。

018 听到了血流的声音

因此，回想当年他们那么沉静地观看我吃野鸡肉仍带有笑容，实在让人感叹。血缘是这样一种东西，超越城乡差距和所谓知识，在独有的河流里交汇，彼此听得见血流的声音。

022 饥饿是所有人的耻辱

一个时代不管盖了多少高楼大厦，不管有多少人买了珠宝首饰，当还有一个人饿的时候，人们应该停下自己的事务，帮他在十分钟内填饱肚子，让手里的钱产生应有的道德感。

029 青海的云

青海的云，是游牧的云。云在傍晚回家，余晖收走最后的金黄，云堆在天边，像跪着睡觉的骆驼，一朵挨着一朵，把草原遮盖严密。不睡的骆驼昂首望远，是哨兵。

033 倾听灵魂

其实，生命给每个人都立了一块倒计时牌，包括刚刚出生的婴儿。只是这块牌子有些遥远，有些模糊。

035 西伯利亚的熊妈妈

他家墙上挂着熊的头颅标本。熊的眼神像德维一样天真，脸上挂着各种各样的纪念章。它微张着嘴，一边的牙齿断折了，顶戴一只新鲜的花环。

040 头发记

街上行人络绎不绝走过，他们的父母大多健在。谁知道，老人的生命竟会像花朵被夜雨摧折。到那时，别说奉养，连保留一绺头发都不可得。

043 寻人记

讲这个故事的时候，老德头观看众人的表情，看大家由惊讶到恐惧到释然到欢笑，而他始终笑，又像评比众人的笑。

049 八号车厢的故事

老头儿说，亚丽是他老伴，已经过世一年了。去年这时候，他老伴上沈阳参加侄女的婚礼，买了这件裙子。老头儿觉得太艳，穿在婚礼上不妥，两人吵了一架。

052 传经筒边土

佛向八方去，人自四面来。土最卑下，脚下的土更卑微。人的心念就在脚下，土带着各种人的心念，如今烧成佛像，土和心都安静了。甘于卑下，正是佛教的真义。

056 甘丹寺的燕子

经诵到第二句的时候，一只燕子悄然飞落在梁上，俯首。我想起燕子随诵一事，看，燕子中间好像张一下嘴，我分不清是哪句。燕子在第二遍和第三遍诵经中都张一下嘴。

060 灵魂潜入向日葵

河边，一片向日葵垂着沉重的头颅，它们躯干的白芒还挂着露水。向日葵像路灯，像花洒，像厨娘一样低头沉思。

069 梦里鲜花

我们常以为自己是生命的所有者，其实不是，我们只是租赁者。就像乘着一条租来的船，在云海飘摇。

071 求，把手给我

人与人的亲善，并不一定是你对我好，我生感谢，孜孜于施与报。放开眼界看，岁月中那么多温暖的眼神都值得记忆并怀想。

076 我妈

我妈像蚂蚁一样辛苦七十多年而没养成蚁王的习性，还在忙。别人坐着看电视的时候，她站着；别人吃饭，她还站着。唤她坐是坐不下来的，人站着总能帮上别人一点忙。

080 我爸

我爸说自己的家乡好，脸上无限向往，说家乡胡四台村的白云呀、野鸭呀、湖水等等。我们和他到了胡四台，满眼白花花的沙漠，哪有湖泊、野鸭和野鸭蛋？白云当然有很多。

092 哪一种爱更为稀缺

孝没有止境，止境之深，在于父母老了之后也能体察他们多种多样的诉求，而不仅止于温饱。当年，我们犯错父母见谅，因为有爱。如今，我们理应还给他们这种爱。

097 我们对母爱知之甚少

孩子降生，母亲自知成为世界最有用的人。没有任命，不须考试，也不用制订规章守则。母亲的目光在孩子身上停留的时间，超过了世上任何人对别人的注意。

101 梦里鲜花开放

海山的家在阿鲁科尔沁旗的罕山南麓。草原上，到处都有泉眼。小鸟儿、野花更多。海山到了部队，见什么都好奇，什么事都争第一，白天训练，晚上学汉文汉语，干部们都喜欢他。

105 看着亲人的脸

图瓦人喜欢待在家里，说说话，看着亲人的脸。我被“看着亲人的脸”这句话所打动。亲情要推动与构建，像用一砖一瓦盖一座房子。亲情需要经营。

109 煮米闻香

朋友说，你不知道米的香味有多么香，多么纯正。小米的香味像跟你说话，像盖一床被子，香里有爱。

111 租赁者

我们常以为自己是生命的所有者，其实不是，我们只是租赁者。就像乘着一条租来的船，在河海飘摇。船，最后还要还给造物主。爱惜自己的生命，是因为它太宝贵。

115 乡村片断

人要能重新活一遍，觉着比现在过得好。假如真的从头开始，会怎么样呢？下棋的下一千盘，每盘都不重样。人生也往往如此。

128 纯真不可逆

人出生时，已经带上了上帝送给他最好的礼物——纯真。纯真是这样一种东西：它高傲而自由，不屑同心计搅到一起，尤其憎恨虚伪。

131 仇恨熬干人

爱不容易扎根，因为爱和善良、智慧这些东西一样，由于软弱而难养育。爱也容易被毁灭，比如说被遗忘、被忽略、被低估。当风吹来，爱像秕糠一样轻飘飘地吹走了，落下来的是什么呢？——恨。

135 鸟像神一样生活

鸟宁静，鸟一跃上天，鸟喝干净的水，鸟擅长所有艺术中最伟大的艺术——歌唱。神什么样？神至少自由，像鸟那样在天空活动。神应该是干净的，包括饮食。神当然会歌唱。

140 煮米闻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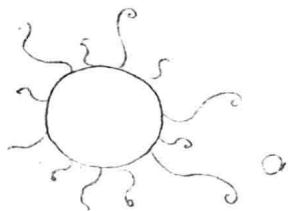
水开了，屋里弥漫粮食的香味，连墙缝、炕沿下边和窗棂都飘着米的香味，那叫真香。他掀开木锅盖，大团雾气散开，见汤里的十几粒小米翻滚奔突。

144 不会感恩的人也不会负疚

感恩的人无论居于城乡、财富多寡，他们懂得生之艰难，活下来本身是一串链条乃至多串链条串起来没有断裂的结果，没有人能像孙悟空那样无因无果无牵无挂。

148 感恩是心灵的习惯(后记)

雪中之火



家是碗，母亲是碗里的清水。人们只看到碗，看不见里边的清水。



雪地贺卡

Xuediheka



今年沈阳的雪下得大，埋没膝盖，到处有胖乎乎的雪人。

下班时，路过院里的雪人，我发现一个奇怪的迹象：雪人的额下似有一张纸片。我这人好奇心重，仔细看，像是贺卡，插在雪人怀里。

抽出来，果然是贺卡，画面是一个满脸雀斑的男孩，穿着成人的牛仔装，在抹鼻涕。里面有字，歪歪扭扭，是小孩写的。

雪人：

你又白又胖，橘子皮嘴唇真好看。你一定不怕冷，
半夜里自己害怕吗？饿了就吃雪吧。咱俩做个好朋友！

祝愿：新年快乐 心想事成！

沈阳岐山三校二年四班 李小屹

我寄出也接受过一些贺卡，这张却让人心动。我有点嫉妒雪人，能收到李小屹这么诚挚的关爱。

我把贺卡放回雪人的襟怀，只露一点小角。回到家，放不下这件事，给李小屹写了一张贺卡，以雪人的名义。我不知这样做对不对，希望不至伤害孩子的感情。

李小屹：

真高兴得到你的贺卡，在无数个冬天里面，从来都没人送给我贺卡。你是我的好朋友！

祝愿：获得双百 永远快乐！

岐山中路 10 号三单元门前 雪人

我寄了出去，几天里，我时不时看一眼雪人，李小屹是否会来？认识一下也很好。第三天，我看见雪人的肩膀上又插上了一张贺卡，忙抽出来读。

雪人：

我收到你的贺卡高兴得跳了起来，咱们不是已经实现神话了吗？但我的同学说这是假的。是假的吗？

我爸说这是大人写的。我也觉得你不会写贺卡，大人是谁？十万火急！告诉我！（15个惊叹号）你如果不方便，也可通知我同学，王洋，电话 621XX10；张弩，电话 684XX77。

祝愿：万事如意 心想事成！

李小屹

我把贺卡放回去，生出别样心情。李小屹是个相信神话的孩子，多么幸福，我也有过这样的年月。在这场游戏中，我应该小心而且罢手了。尽管李小屹焦急地期待回音。

就在昨天，星期日的下午，雪人前站着一个女孩，背对着我家的窗。她装束臃肿，胳膊都放不下来了。这必是李小屹。她痴痴地站在雪人边上，不时捧雪拍在它身上。雪人橘子皮嘴唇依然鲜艳。

我不忍心让李小屹就这么盼望着，像骗了她。但我更不忍心破坏她的梦。不妨让她惊讶着，甚至长成大人后跟自己的男友讲这件贺卡的奇遇。

一个带有秘密的童年是多么地幸福。



废墟下面的信



Fewer than a million

2008年5月23日，辽宁省消防总队在清理北川县一所中学的地震废墟时，捡到一个作业本，上面有一个中学生写给妈妈的话。

妈妈，我在瓦石堆里，还活着，想你。

我比过去更想你。过去的事情像电影一样，自动地、一幕幕在脑子里回放。回忆让我有了一些安慰。写出来，好像你在身边。我一定能活着出去，见到你，妈妈！

我不知道这里是几楼，肯定不是原来的四楼教室了。楼沉了。我头上有一块斜立的预支板，缝隙透进光。手边有一个不知是谁的书包，我用里面的纸笔给你写信。

脚还不能动，已经没知觉了。很长时间前——不知道

是不是一天前——从周围的瓦砾里还能传出哭声，有人号叫。晚上，这些声音特别清晰，特恐怖，不说这些了。

妈妈，小时候，你给我梳头、编辫子，把落下的头发交我手里。我对着阳光看，看我的头发长了多长。你给我剪指甲，指甲屑装在润喉糖绿色带小熊的铁盒。碎米粒似的指甲屑已经很多了，被你用洗衣粉刷得很干净，我四、五岁的，一直到高中。

我爱吃橘子，有一阵儿手心都吃黄了。你说你不爱吃橘子，怕上火。那回上晚自习回家，我看到路灯下一个女人翻垃圾，那是卖橘子的人白天扔弃的烂橘子。她丢掉橘子的烂瓣，好一点的塞进嘴里。走近，没想到是你，妈妈！我当时很生气，跟你没打招呼就走了。

我怕你的举止被同学看到，受人嘲笑。我想告诉你别去路灯下翻烂橘子了，但说不出口。不过，我不再走那条路回家了。没想到这会成为美好的回忆。

妈妈，你第一次发现自己有白发，是在三十五岁。我记得你因为一根白头发跟我爸吵了一架，说他没能耐，你卖菜、做钟点工挣钱，白发早生。那时我虽然小，已觉得你们的争吵特别无厘头。觉得你们不了解生活的美好，不懂音乐，没情调，为一根白发吵架。现在明白了，美好是包在草叶里的粽子，平凡、裹紧，很大众。

妈妈，我不知我能不能坚持得住，渴、饿，身上一点

劲儿都没有，周围已经没有声息了。我在顶楼算是幸运的，一、二、三楼的同学都被压在底下了。我如果能坚持到明天，完全是因为想念你，妈妈。

你有失眠症，夜里心里数黑绵羊、白绵羊等等。天亮刚入睡又被闹钟吵醒，起床为我做饭。

这些事，我都忽略了。如果一个人整夜睡不好，又早起，天天如此该有多痛苦。当时，我对你的絮叨无动于衷，觉得大人不应该把自己的痛苦“化”为让子女学习的动力。现在知道，你只是倾诉一下而已。被我反驳之后，你再也不说了。现在，我多想再听你说啊。

妈妈，你完全不知道考大学是怎么一回事儿。我们像中药一样，加火加水熬煎。学得好的学生永远是凤毛麟角，大学的校门是对他们开的，其次是有钱人的孩子。

你可能不知道，我考不进大学，连三本也不够。但是为了你的辛劳，特别是你近乎迷信地以为我一定能考上大学的信念，我每天麻木地上学放学。今天的感受是：为了你们的苦心，我从初一到高二，每天都拼搏一下多么应该。可是，人生的美好并不是上大学所能独占。如果我活着出去，无论上技校或自己闯天下，一定多赚钱，让你们过上好日子。

妈妈，你说过，成都有一家洗浴宫，洗澡的人由别人搓背、修脚、敷面膜，你说真是神仙生活。我问：别人没

给你搓过背吗？你说，小时候你姥姥没搓过，结婚了，你爸没搓过，也不能让他搓。这个福没享到。

我洗澡历来是你给我搓背，听你这样说，我笑笑就过去了。妈妈，其实我应该为你搓搓背，至少我有这个能力。你一定也想过，只是没说。

以后，咱们母女俩要去成都的洗浴宫爽一下。去不了，我就给你搓背，每星期一次。不知老天爷给不给这个机会。

上初一，我把三百元学费弄丢了，你打我，骂我是败家子。其实，钱是在书包里被人偷掉的。你不听我解释，像疯了一样。我曾在日记里写你是一个巫婆。现在我悟出，你捡饮料瓶换钱，只开八瓦的小灯泡，把四十瓦的台灯给我，吃咸菜，三百元钱意味着你付出了太多心血。我不是富家子弟，竟没学会体恤你。

妈妈，我不知你在哪儿？我从地震那一刻起就惦记你和我爸，还有姥姥。如果你在露天市场卖菜就好了，千万别在雇主家里做钟点工。我特盼望有一种心灵相通的方法，比手机还方便，告诉你我还活着，我也知道你们也活着。只要活着，我们所有的愿望都能实现。咸菜、八瓦小灯泡、你和爸爸的白发，都是世上最美妙的享受。

妈妈，我可能不行了，幻听，眼前出现了幻象。腐烂味熏得人喘不过气来，我的腰以下都没知觉了，外面有机器声，可是我没力气呼救……

雪里的火

Xuelidehuo



我上小学就赶上文革，学校没课上，和家属院的孩子一起闲逛。我和一个外号叫大果子的关系好，他长我五六岁，是中学生。大果子怀抱一般人连想都不敢想的理想——当海员和地质队员，并为此准备。夜晚，他慢慢伸出大拇指，眯一只眼测量星辰离他眼睛的距离，“三光年”，说完撇撇嘴。

四月的一天傍晚，大果子领我到水文站院里一条旧船上。船置红松垛上，不知什么人抬上去的。大果子摘下棉帽子，头发升腾汗雾，一看即知将要披露高妙计划。

“想抓特务不？”

抓特务是我们最为憧憬之事。电影里的美蒋特务爱说蠢话，体格差，太好抓了。抓一个特务能成英雄，能让人

抬着进北京见毛主席，能入伍，能站高台子上对人讲话。

“想啊！”

“好！”大果子从鼓鼓囊囊的书包里掏出麻绳（绑特务用）、一个木头手榴弹、一本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”小册子、抹布（塞特务嘴用）、火柴，还有拟与特务肉搏的两只折叠铅笔刀。

可是特务呢？

“北河套。”他说。北河套在英金河北岸。我一想，树林沙地，空旷无人，正是特务喜欢的地方，行，我们开拔了。

前边说过，已到了四月，远望柳树，团团鹅黄，野菜比青草先绿，河冰黑而暗，酥了。我们顾不上看景，集中精力找特务。大果子说：“别往远看，注意地面的脚印。”地上有兔子屎和乌鸦尸体，没有我们盼望的特务吸剩的烟头和带“USA”的罐头盒。这时起风，风在林里打了几个旋，带来雪。雪从树梢“刷刷”落下，越来越密，扑在脸上，睁不开眼。

开头，我们觉得遇雪是意外收获，在雪地踩脚印、打滚儿。后来，雪在风的挟裹下横扫而来，让人站不住脚。可怕的是风声，似鬼合唱，多声部悲怆不绝。大果子抱住一棵粗树，我抱住他的腰，稍避风，亦防被吹走。

雪埋住了脚脖子，渐至膝盖。大果子虽读过许多做海